

回忆

儿时的腊月

◆ 栗旭晨

忙腊月，闲正月，飞雪迎春又一年。记忆中儿时的腊月紧张而有序，热闹而温馨，虽然雪很大天很冷，但那种忙碌那种祥和足以证明，过年是乡亲们心中最隆重最喜庆的节日。

腊月，是农历的最后一个月，与自然季节并没有多大关系，而和岁时祭祀有关。一到腊月，父亲便到集镇上去买天地爷、财神爷、灶王爷等各路神符，印刷品很少，多以水印的为主，就是模子里刻印的那种，灰蓝的，上面附点红黄颜色，顺便再买些蜡烛和土香，便开启了我们家的腊月之旅。

母亲开始“洗黑水”，把所有能洗的脏东西都收拾出来。母亲往锅里加水，我烧火拉风箱，水烧开后，在院子里开洗。用两块胰子外加一盒碱面，洗呀洗呀，水脏兮兮黑乎乎的，母亲说可以浇地了。三九天，正是门缝叫狗的时候，母亲的双手冻得通红，头上淌着汗，坐久了站起来，活动一下筋骨。

父亲把脏水挑出去，倒在土堆上，把牛粪加进去，等开春后当肥料用。父亲向邻家借了斧子劈硬柴，大的垒旺火用，小的腊月烧，大小分类，柴尽其用。

母亲要蒸灶了，先蒸豆腐渣饺，再摊煎锅。接着，邻居们过来帮忙蒸馍、花糕和枣山，做成各种形状的飞禽走兽，母亲说蒸花糕枣山，取蒸蒸日上、堆积如山之意，预示着日子越来越好。母亲忘不了为儿子蒸钱龙，给女儿蒸枣馍，期盼孩子们长大了有个好工作多挣钱，买上好吃的经常回家看望爹娘。

挑个好日子，喜全叔过来杀猪，父母亲唉声叹气舍不得，唯有我开心，能吃上肉了。姐姐把猪鬃收起来，卖给货郎买发卡、红扎根，我则抢过猪尿泡，吹起来当球踢。人们来了买肉，你三斤他二斤。中午杂碎蒸红面鱼鱼，开饭前，母亲让我端着碗沿街去送，一路上香味扑鼻。父亲把猪尾巴留给我，说吃上就不再流口水了。

腊八节，是年前最后一个重要的节日了。母亲一大早起来做腊八粥，父亲把粥抹在枣树上，边拍打边说：结枣不结枣，打你三斧脑。拍打过之后，枣树来年就会结出满枝成串的枣儿来。吃粥时，母亲让我们从碗边往里吃，最后碗中心的粥像小山似的，象征着米面如山，年年有余。

一到腊月十七八，学校放寒假了，姐姐开始剪窗花，喜鹊登枝呀，江山如画呀，十二生肖呀，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腊月二十三，送灶王爷上天，口中许念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父母忙着做豆腐，蒸蒸肉丸子，去供销社买红纸写对子，买瓜子、花生、糖果、柿饼，还有红糖、茶叶等。腊月二十七八打扫卫生，把窗户换上新麻纸，再贴上窗花，墙壁上贴的是《毛主席上井冈山》和《只生一个好》两幅年画，一下子顿觉窗明几净，阳光普照。

腊月三十，上午父亲带我们贴春联，插柏枝，垒旺火，再把各路神符也贴起来。下午，母亲切菜剁肉，包饺子，忘不了包上几枚钢镚子。天色慢慢暗下来，灯渐渐亮起来，吃年夜饭了，一碟豆芽，一小盆肉烩菜，几个馍和半盘饺子。夜空传来鞭炮声，越来越密集，越来越响亮，这应该是最生动的人间烟火了。

腊月里，最忙碌的是父母，有做不完的营生，最快乐的是我们这些孩子，眼巴巴地等着过年，盼着穿新衣服，吃糖果，挣压岁钱，放鞭炮，走亲戚，希望自己的口袋鼓囊囊的。

儿时的腊月，虽然物资匮乏，但满是浓浓的年味，父母辛劳忙碌的身影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，一直让我怀念至今。

情怀

过年

◆ 杨柳燕



新年的钟声敲响时，我早就困得睁不开眼，却还惦记着枕头边的新衣服。妈妈把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放在那儿，窗台上的新鞋里，还塞着软软的棉花。我把脸贴在新衣服上，闻着棉布的清香，带着一脑袋的欢喜，甜甜地睡着了。

凌晨四点半，鞭炮声“噼里啪啦”响成一片，把整个村子都吵醒了。爸爸和哥哥起来发旺火，红红的火光把小院照得暖洋洋的，连墙角的积雪都透着暖意。我迷迷糊糊想爬起来凑热闹，可瞌睡虫太厉害，翻个身，任凭外面炮声震天，依旧睡得香甜。

等我睁开眼，满屋子都是煮饺子的香气，雾气弥漫。爸爸笑着冲我喊：“妞，快起床！过年啦！再不起，你哥就把包钢镚的饺子全吃光啦！”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果然看见哥哥端着碗冲我笑。

吓得我赶紧捂住耳朵。可我偏偏是他的小跟屁虫，哪怕吓得心怦怦跳，也还是屁颠屁颠跟在他的身后跑。

年三十的院子，是爸爸和哥哥的主场，他们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。贴春联最热闹，对联都是哥哥亲手写的，墨香混着红纸的喜气，在小院里飘。我是个合格的小跟班，抱对联，递浆糊，踮着脚尖看他俩把春联贴得端端正正，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点评：这个字写得有劲，那句联儿有福气，我在旁边跟着瞎乐呵。用煤块垒起高高的旺火，红彤彤的火苗仿佛要蹿到天上去。午饭后妈妈就开始剁饺子馅，案板咚咚响，像敲新年的鼓点。我和哥哥早早就爬上床补觉——晚上要熬夜看春晚呢，得养足精神。那时的春晚，是全国人民的心头好，我们搬着小板凳早早守在电视机前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生怕错过一个节目。妈妈还立下规矩：八点前必须包完饺子，谁也不许耽误看晚会。一家人围坐包饺子，电视里的笑声和家里的说话声混在一起，热闹得不像话。

吃过饺子，换上新衣新鞋，爸爸用火棍给我烫了个刘海卷儿。我对着镜子照了一遍又一遍，觉得自己美得像个小小公主。约上邻居小姐姐，先跑到对门大姑姑家拜年，听着大人们吉祥话，临走还不忘撕一块对联纸，在脸上涂个红脸蛋，逗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

记忆里的年，是盼了又盼的期待，是红红火火的热闹，是热气腾腾的烟火，是满院子的欢声笑语。如今，我也成了那个怕过年的大人，怕年货的琐碎，怕人情的往来，怕时光太快。可每当想起小时候的那个小院，想起爸爸忙碌的身影，想起和哥哥追逐的时光，就忽然懂了：当年大人们的一声叹息，是扛起了全家的年；而我们小时候的年，是他们用辛劳换来的、不用操心的甜。

原来，不是后来的年没了味道，是我们长大了，变成了那个撑年味的。

小时候听大人们感慨：“唉，又要过年了，真麻烦。”我歪着脑袋想不通，过年多好啊，有吃不完的好吃的，有新衣服穿，还有数不清的乐子，到底愁个啥呢？

直到日历一页页翻，我长成了当年发感慨的大人模样，才懂得那声叹息里的滋味，也有了想对着日子长叹一声的感觉——原来，小时候的年，是不用操心的甜，是大人们把辛苦揉碎了，裹成的一颗糖。

腊月二十三刚过，我们家的年就拉开了序幕。大人们脚不停地忙：扫房的笤帚扬起陈年的灰，豆腐在木桶里慢慢凝成嫩块，豆芽在瓦盆里偷偷冒尖，花馍被捏成胖乎乎的模样，还有丸子、酥肉、烧肉，一样样在锅里翻腾着香。我最惦记的是爸爸炸丸子，热油“刺啦”作响，肉香混着葱姜味往鼻子里钻，我就蹲在灶台边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锅里的肉丸子，口水咽了一次又一次。爸爸被我逗笑了，大手一挥舀起一碗：“馋丫头，先解解馋！”我端着碗拽上哥哥，蹲在院子墙根下，你一个我一个，烫得直吸溜气，那股香，能记一辈子。

腊月二十九是我和哥哥的“擦玻璃大赛”。我俩分工明确，一个屋里一个屋外，攥着皱巴巴的旧报纸，哪里脏了就哈一口热气，来回蹭得沙沙响。擦到最后，玻璃亮得能照见人影，爸妈凑过来看了直咋舌：“亮了亮了！这玻璃跟没有似的！”我豁着两颗门牙，听着夸奖更来劲，胳膊酸了都不肯歇。妈妈最懂我们的小心思，变戏法似的从柜子里掏出藏了好久的柿饼和黑枣，甜糯的果肉在嘴里化开，连手指头都要嚼干净。

忙活完就等开饭，中午的饭桌永远热气腾腾。粘牙的油糕裹着红糖，咬一口能拉出长长的丝；酸酸的手擀面条，呼噜噜一碗下肚，浑身都舒坦；爸爸烩的菜是一绝，五花肉炖得软烂入味，粉条吸饱了汤汁，配着大白馒头，香得人想把舌头吞下去；妈妈拌的豆芽凉菜，脆生生的，解腻又爽口。每一口，都是家的味道。

哥哥兜里揣着一挂小鞭炮，走几步就点一个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

感悟

回首岁月多继续

◆ 王本道

转瞬又是新的一年。此时静坐窗前，尽享冬日阳光。从工作岗位退休近20年，一道门槛已横在面前——即将迈入耄耋之年。以往经历过的事情、读过的书，经年之后时时蒙太奇般在眼前出现。上世纪60年代末“上山下乡”，返城后短期从事教育、新闻工作，多数时间在党政机关从业，都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迹。

同样一件往事、一段经历，在不同的年龄段回忆起来，心情和感受是大不相同的。二十几岁的我在成长道路上几次遭受挫折，随着

身涌动，以至忘掉自己的年龄。所以，老，只是无法抵挡的年龄而已。当然，要老得优雅、怡然，绝不单单是深居简出，靠着怀旧过日子，还应有一个新开始。如此，既可留待将来作回忆，更可享受丰富多彩的当下生活。

细想起来，人的一生也如自然界四季轮回，时而风调雨顺，时而雨雪风霜。当我们跌撞着走过，就会感悟到看似平淡的日子里，时时酿造着动人的诗行。年近耄耋的我，愿与年轻或年老的朋友一道，瞻念过往，珍重未来，把每一段时光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